

里山访树

□蒲斌军 文/摄

里山隶属于普陀区东港街道。因其地处东水库上游，被划入饮用水源地保护范围，正是这一特殊地位，使得山中生态环境得以完好保存，古木亦受到良好保护。

从东港去往里山较为方便，若开车的话只需20分钟的车程，过了村口的土地庙，到了村民聚居地。所谓的聚居地不过是几户人家，疏疏落落地在山坳与角隅。沿溪上行，透过一片浓荫，便可望见一面写着巨大“佛”字的黄墙——那便是接待寺了，它是里山的制高点。

去往寺里的小路右侧，地势陡然增高，形成一片极高的坎。坎上，有两株古树。一株是梨花木，另一株好像是黄杨。树桩粗大，藤蔓疯长，树冠交织。百年来守护着村落，俯瞰着众生。树荫下坐着三男一女，都是上了年纪的。老人戴着帽子，咬着香烟；妇人弓着背，双手护着膝盖。老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时而喧闹，时而沉默。沉默时，把脸别过去，将头仰起来，望着头顶那片浩瀚的绿。风来了，枝叶便哗啦啦地摇晃起来，光影在他们的脸上明明灭灭。我举起相机，拍下这浓荫下温馨的一幕。

“老家哪里？来此做啥？”见有生人，他们热情地邀我来坐。等我报出祖上也是山里人家，拘谨的空气瞬间融化。吸烟老人自我介绍，他姓张，曾做过里山的会计，八十多岁了，耳虽有些背，身子骨却硬朗。说起里山的历史，记性好得出奇。“我们张姓来得不算最早，最早搬进这山坳里的，是岑、潘、吴三姓。算起来，这村子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。”说话间，山风从高高的树顶上溜下来，树叶与藤蔓一齐簌簌摆动，拂过他瘦长的脸，发出潮水般的低语。他又和我谈起接待寺的香火，谈起早已没了踪影的里山小学。那两株树，躲在身后，也成了忠实的听众，将这一切收纳进一圈圈的年轮里。

第二年我再回去时，走到那高坎前，愣了一下。曾经厚重如盖的绿云，像是被生生剝去了



一大块，显得稀薄而残缺——梨花木，不见了，只剩一个巨大圆盘状树桩。树桩上架起了银亮的铝制支架。带着疑问，我走向张大爷家。

“感谢政府，帮我们解决了这一大桩心事。那株老梨树，年岁太大，里头全让白蚁蛀空了。万一整棵倒了，伤了人或是砸了房，怎么得了？前些日子，街面上派人来，帮忙锯掉了……”看着老人脸上轻松神情，我心里暗自失望——毕竟失去了山里的一道风景，着实可惜。可一想到住在这里的村民，便也豁然了。跟着喃喃道：“锯了好，安全了比什么都好。”然而，当我目光再瞥向那个空旷的角落，望向了枝叶的掩映，因而显得有点突兀直白的接待寺黄墙时，心底那丝淡淡的、为“诗意”消逝而生的惋惜，

终究未能完全抹去。

梨花木的消失，像一声轻轻的叹息，悄然改变了我漫游的目光。我想静下心来，将山村重走一遍，看看那里的树，那里的人。

接待寺的院落里立着两株樟树，树荫底下是铁制的宝塔形香炉，炉檐角悬着几枚铜风铃。有风的日子，樟树叶和风铃相互应和，清音混着寺院里诵经声与檀香气，能将人一颗浮躁的心，顷刻间涤得清静空明。寺里没人的时候，我喜欢在那树下站一会儿，什么也不想，但看光斑在青石板上慢慢爬移。这么多年，寺院的师傅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最近的那位很接地气，竟在院落里架起手机做起直播。那段时间我在家里经常刷到，盯着屏幕里斑驳的树影，竟然

有点恍如隔世的错觉。

再往村西边行，穿过一片芦苇，老远就能看到前方羊肠道上的两株大树，一株是沙朴树，另一株是石楠。枝叶缠绵交错，难分彼此。村里人管它们叫“夫妻树”。守护“夫妻树”的是个单身汉。“这树啊，打我爹小时候就在了。我爹要是活到现在，怕不有一百多岁了？其中的一株原先谁都说不上来名字，后来手机一查才晓得它叫‘石楠’，还是个上了保护名录的树种！这山里，再找不出第二株了！”他引我走近，指着那些被树根挤压得变形欲坠的墙体：“你看，树根‘力气’太大，快把墙拱穿了。这底下，是村里人来回走的路啊，哪天石头掉下来，可是要出人命的。”我把他的忧虑，连同这“夫妻树”艰难共生的景象拍成一段小视频放到社交账号上。谁曾想过几日后，便有相关工作人员循着线索找来，细细询问，又联系了街道。不久后，工作人员领着古树专家也来了。

他们围着大树看了又看，俯下身，勘察石墙的每一道裂缝，彼此低声商议着。如何既保住这穿越了百年风雨的盘绕，又解除它对人与家园的潜在威胁？其间的权衡与拿捏，需要的远不只是技术，更是一份对自然与人文细腻的体验与智慧。我静静地站在一旁，看着阳光透过“夫妻树”层层叠叠的叶隙，洒下满地流动的、碎金子似的光斑。忽然间，那已化为树桩的梨花木，寺中静默的樟树，还有眼前亟待拯救的石楠，所有的影像与感触，在我心中连成了一片。

里山的树，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光阴里。它们曾以浓荫庇护过一代代人的晨昏，也将自己的生死枯荣寄托于人的手中。当古木老去，当石墙震颤，那份交织着依恋与忧虑的共生，便显得如此具体而深沉——它不只是山林的风景，更是家园的一部分，是盘绕在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根脉，无法割舍，亦难以轻言取舍。

似水流年

车伴人生

□林华

在我的认知里，男人天生就是车迷，至少，我就算一个。

曾经的我，好高骛远，年少轻狂，自命不凡，却也怀揣着些许自卑。我曾有过众多五彩斑斓的梦想，但得偿所愿的终究寥寥无几，而那些与车有关的期望，大多如愿以偿，甚至超乎了当初的认知与期许。

我记忆中的第一辆玩具车，是三岁时就就地取材、因陋就简打造的火柴盒汽车。还记得那个夏天，村里的拖拉机在家门口沙塘装运黄沙，大姨是装卸社员之一，她抱着我坐在后挡泥板的座椅上乘了个来回，柴油机的轰鸣与拖拉机的颠簸，让我终生难忘。那种新鲜感与兴奋劲，堪比如今体验上亿顶级豪车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后来几年，几位条件较好的村民买回了村里第一批自行车。人们众星拱月般聚在晒谷场，争相帮扶触碰，都以沾到车为荣。同学家就有一辆，每次去玩，我总忍不住按响车铃，听那“叮铃叮铃”清脆声响，或跨进三角档蹬踏几下，看轮圈空转、钢丝残影，满心羡慕。

时光跨入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朋友送了我哥一张自行车票，可惜家里依旧捉襟见肘，终究与自行车失之交臂。某个暑假去岱山，我见马路上那一辆红色平板小摩托如快乐飞奔的小鹿，鹤立鸡群，格外拉风。从此，一个摩托梦的种子，在我心底悄然萌芽。

读初三那年新春，我哥处了对象，准嫂子有辆自行车。我独自在院子里琢磨，荡车、跨骑、骑行，没两天就掌握了平衡。开学后某日，一群男同学在同同学家闲聊，方同学新买的自行车油光锃亮、银光闪闪，我左扶右摸，爱不释手。方同学为人豪爽，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大方地把钥匙一塞：“去兜兜风。”

我骑上车一路向前，身轻如燕，仿佛插上了无形的翅膀。突然，几声急促刺耳的汽车喇叭声传来，我慌忙靠边避让，不料方向一偏，车胎碰到路边石头，瞬间摔了个人仰马翻。那辆全岛罕见的卡车卷起一阵烟尘扬长而去，车斗上几个搬运工的哄笑声，久久回荡在耳边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我乘轮船、转火车，独自南下投奔在福州复职不久的父亲，在铁路东站做了装卸工。彼时的榕城，大街小巷的摩托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一天，一位货主骑摩托来看货，那紫红闪亮的烤漆、光洁锃亮的镀铬轮毂，还有油箱两侧威风凛凛的飞翼标识，设计新颖，外形犀利，令我惊鸿一瞥，念念不忘。

又过了几年秋，我应聘担任东站保安站会计。几位骑摩托上班的同事常聚在一起交流驾驶心得，更撩得我购车之心愈发强烈。未久，家中猝遇重大变故，我辗转回省沿海的平潭、福清一带，风餐露宿，异乡漂泊。颠沛流离非长久之计，为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，一年后我重返福州，参加首届加工技术培训。

为尽快掌握技艺，我白天苦练打金基本功，晚上便逛遍沿街商场金店，观摩款式新颖、工艺精湛的首饰。一家商场的黄金柜台前，竟摆放着几辆摩托车，造型优雅轻便，男女皆宜，令我一见倾心。一时的困顿失意，或许正是命运的考验与磨砺，我暗自鼓劲：鲜衣怒马终有日，不负韶华行且知！

数年后的秋天，我回到家乡租房创业，起早贪黑，白手起家，其间辛酸，笔墨难抒。创业第三年秋，为购置首饰精密车花机，我再次来到魂牵梦萦的福州。等货的日子里，我走遍全城，多方对比，最终花五千三百元买下一辆红色四冲程摩托车，多年美梦终得成真。

几天后，摩托车与车花机一同随我搭乘“普陀山”轮返航沈家门。这一夜的海上旅程，我躺在铺位上辗转难眠，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起身到船尾甲板，跨上车插入钥匙，一脚踩下启动杆，发动机低沉而富有节奏的轰鸣。在我听来，是世间最动听的机械咏叹。排气管“突突”喷出的淡淡青烟，于我而言，亦是无与伦比的醉人气息。我的思绪早已飞越千山万水，想象着荣归故里时，骑着爱车潇洒穿行，引得多少俊男靓女侧目倾心。

那时，首饰加工基本靠手工操作，效率低、耗时长，体能精力消耗巨大。但只要跨上这辆爱车，拧动油门，听着发动机的轰鸣，所有的劳累疲惫便会烟消云散。三年后，我又添置了一

辆墨绿色踏板摩托车，车头挡板中央装着潮流的霹雳游侠灯，行车时光左右循环滚动，流光溢彩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后备箱上镶嵌的大面积星辰霓虹灯便会亮起，五光十色，璀璨绚丽，犹如流萤飞舞，恰似繁星闪耀。

年逾不惑之时，我终于圆了汽车梦，喜提一辆碧玉黑某品牌中级轿车。提车当晚，我静坐车内，打开中控CD音响，钟爱的旋律充盈着这温馨私密的空间。各式开关按钮的灯光如星辰般闪烁，七英寸触摸屏上软件齐全。我手扶档位杆模拟切换，轻握方向盘虚拟操控，满心欢喜。这辆“功臣”之“车”任劳任怨，陪我行驶了近二十万公里，北上魔都，南下闽省，纵横浙江大地，早已情同手足，亲如家人。多少次，我在后视镜中与它“深情对视”；多少次，下车后三步一回头、五步一驻足，恋恋不舍之情，堪比热恋中的情侣。我为它拍下上百张照片，一草一木皆承载回忆，岁月流转间，我们风雨同舟，情深意长。

前不久，我在杭州喜提一辆进口大型D级旗舰轿车。我坚信，这辆座驾如灵感之翼，将助我事业更上一层楼；亦如勇者之盾，护我此生平安顺遂。

“相逢已是上上签，不负时光不负缘。”我感恩生命长河中，每一辆与我相遇相伴的车。兰秀儿郎，林中漫步；白发少年，老当益壮。我愿驾着爱车，追风逐日，风驰电掣，勇往直前！

履之留痕

斜阳又映庾街风

□许成国

那条斜坡就横在那儿，悠长悠长的，幽长幽长的，在斜阳下。

庾街悠长悠长的，像是千百年岁月牵住的手，缓缓地引你进入莫干山深处。时光已近下午三点，斜坡正是忙碌，人流如川，车流似波；下山的竟穿着短袖，上山的则赶着斜阳。

也是巧了，两个月前我刚来过庾村，走过庾街，就在9月22日，我和四个文友，倾慕莫干山，自驾一游。那次也从庾街经过，秋风正浓，梧桐叶子正黄，落在肩上都舍不得拂去，但行步匆匆，对老街只是张望，今次接了浙江散文学会10周年礼庆的喜气，又来了！

庾街幽长幽长的。斜坡深处有什么呢？时间从街上流过，人影从街上飘过，就像庾信所写的那样：“昔年种柳，依依汉南；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”树还是那些树，而人已不是那些人了。

庾街，街名少见，我也是两月前才知“庾村”“庾街”的。那趟陪同我们的建德县作协杨振华主席说，因为庾信，才有“庾村”“庾

街”。印象中，在40年前的古典文学课上，方牧老师讲过这个名字，叶永锡老师也讲过：1500年前，一个叫庾信的江南文人被强留在北方，他思念南方的家，梦见了故乡的树，一棵孤独的树，遂作《枯树赋》——他的魂魄定是来过莫干山的，或许是化作莫干山这满山的竹了，风一吹，哗哗地响，将江南的曲调摇落了一地。

老街并不宽敞，两辆车并行已显得逼仄。上行时，见路两边有商家正在施工，土木散放在人行道上，人们挤挤挨挨地走。我边走边举着手机，抓拍那一瞬即逝的风情，还有那些民国特征的砖楼老房子。墨绿色的邮筒立在门边，静静的，像个敦厚的老人。我想起40年前，自己在定海“御书楼”边上，曾经的那一份青春等候。有初恋的相思？有家乡的来信？小小的邮筒连着最懂懂的情思，最怀想的情亲。

走进老街左边，转过街角，看到“莫干山艺术公社”几个字，好有年代感、梦幻感、艺术感！竹架上挂着一排竹凳，像一盏盏灯。主题叫“出

席秋天”。谁出席秋天？是秋天吗？这虚无的主题让人们的在场感多了一份诗意，连缥缈也似乎多了点踏实，至少主办的艺术家们还记得四季，知晓秋日的真。

陨石馆里，那些来自亿万年前的石头静静地躺着。讲解员说，这是“宇宙的花纹”。我凑上前去看，却见一块深灰色的陨石，表面坑洼如月表——想这些天外来客，可比庾信之羁绊远得多了——从星辰大海到江南山坳，这些陨石是否也会思念故土的黯黑与寒冷？

走进莫干山的一家土特产店时，太阳已经斜了。一抹光从西边斜照而来，穿过梧桐枝桠，在老街的青石板上映出一幅流淌的画，金黄的是光，深灰的是影，交错处晕开淡淡的黯色。还有一家竹编店，店里的老人还在编篮子，以前装谷子、装笋干，现在编给游客当工艺品。样子变了，手法没变。

街上有一古宅，民国风，说是与黄郭有关。黄郭，这个“民国”政治家，他隐居莫干山时，该会休憩此处吧，或会在这样的黄昏在老街上散

步吧。他推行农村改良，办学校、兴水利、推广良种，想让农民“安居而乐业”。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，有那么一群书生，他们想用双手补天，晏阳初在河北，梁漱溟在山东——这是黄郭在这里得以大写的背景——他们以为抓住了改造中国的根本：农民富了，教育高了，自治自主了，中国就好了。

但时世变幻，改良的种子、推广的蚕桑、订立的自治公约，最终都淹没在更汹涌的历史洪流里，惟有一首诗、一个人站起来：

雨后山光分外明，梧桐叶落报秋深。西窗抵得寒风住，依旧廊前独步吟。

诗中，那个孤零零的人，是黄郭么？不是他又是谁？先行者总是孤独的，他们的足印被风雪覆盖。而今这么多年，人们寻声循迹而来，才发现原来60年后所致力，早就有晏阳初、黄郭这样的人努力过。

如今乡村振兴、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，可黄昏时分，老人们还是聚在老梧桐下，说的仍是雨水、庄稼、子孙婚事。千百年了，人们追求的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，安定、温饱、子孙绕膝，只是抵达的路径不同罢了。